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庾子山集卷九
十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庚子山集卷九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連珠

擬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覩其

辭旨悽切略同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葢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於胸臆揚雄曰風發飈拂師古曰飈迴風也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雌鯢長者數千里汲冢周書曰如虎傅翼將飛入宫擇人而食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勇神謀行次熨斗坑王肅十萬之軍兵發襄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敎莫敢爭鋒齊王於焉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始也

益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漢書曰蕭何曹參為相國以喻南康即位之時武帝進位相國也魯衛前驅威風所假左氏傳曰太姒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論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以喻帝與齊俱姓蕭氏同承淮陰令整之後為兄弟也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杜元凱云陳留封邱縣有黃亭及濟水吳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與齊皆蕭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矣　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中分之業江

表之極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喢血轅門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云言吳貪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産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曰上衣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喢血京師索隱曰漢書喢作喋音跕丁蹀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曰蹀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寧亂必千里命將盟喢以備非常也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為高帝

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媢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

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

左傳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射辭之為是不當納也

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裳歃血得其駕馭之方而乃造次納降漫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使平城之圍困卒成句繹之叛徒滋盛醸成國禍是以傷之

葢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預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干木為臣天下無西河之戰史記曰魏

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此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寄失才也引古賢臣而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與之義是也

益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為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廉頗為將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

薊城去矣空用荆軻　史記曰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荆軻使將軍王翦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是以竹杖扶

危不能正武擔之石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蜀志曰劉先主即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裴松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

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以止淫水高誘曰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地平出水為淫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歌曰宣房塞兮萬福求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此章喻臺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邯鄲薊城皆喻建康之敗也竹杖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能挽哀江南賦云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即此意也

蓋聞穴蟻銜泉未知遠慮（易林曰蟻封穴户大雨將至）玄禽巢幕何能支久（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言至危也按燕一名玄鳥詩云天命玄鳥故稱玄禽也）是以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西京賦曰大厦耽耽薛綜曰屋之四下者為厦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河湄　此章喻臺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簡文為賊臣所制如蟻在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覩大厦之既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傾（史記匈奴傳曰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索隱注曰喋音諜利口也服虔曰口舌為喋莊子云仲尼曰商賈

旦於市井以求其羸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列子
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
城東橋詩曰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詩云
巧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是以子貢
使乎五都交亂史記仲尼弟子傳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張儀見用六國縱橫史記索隱注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
秦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
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
從張為連衡也衡音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也　此章
喻諸王援兵之日讒諂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屠害
張纘有起兵聚米之說遂爾鬩牆蕭綸有代景行師之
言聞之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牆史記曰孫臏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後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建興十年慕容寶軍參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赴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子弟皆號哭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積十日疾篤踰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

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漢書曰韓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使一大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拔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破趙矣遂亂遁走於是漢軍夾擊破趙斬成安君擒趙王歇

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史記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括為將秦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

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　史記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　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戸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建章灞岸在西京以喻梁都在建業傷故宮

之殘毀也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三輔黃圖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光武出自景帝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銷也　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中興之業此子山所以舊國舊都望之悵然者也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穆王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潘岳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傍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荊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雍門周曰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吳都賦云佩長洲之茂苑　此章喻克復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山川遂隔太清濯亂

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裂橫入獵之餘復令揚厈太極羽儀輦路莫有孑遺戸口人民百遺一二而故宫於焉禾黍矣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傳云薦重瘥病弘大也 空思說劒徒聞枕戈 樂記曰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晉書劉琨與親故書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方言曰戟吳揚之間謂之戈 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 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愍帝即位三年拜為司空都督并冀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使要琨欲與同奬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元帝轉琨為侍中太

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賊截二因匹磾奔其兄喪琨遣其世子羣送之為末波所獲因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知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人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縊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辯也梁元帝承制江陵僧辯勸進猶晉元帝承制江左劉琨勸進也僧辯

為陳霸先所縊猶劉琨為段匹磾所縊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用之且陳武無匹磾之忠而蹈處仲之迹遂致易梁為陳王公之不免也惜哉

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輕財好俠慷慨有節京師大亂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前後剋獲由是黄河以南盡為晉土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　此章喻建業陽九江陵百六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哲陳霸先懷覬覦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所以不競也

葢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喻元帝之死也

惟桐惟葛無樹無封左傳哀二年云趙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注桐棺三寸禮記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斷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為棺故以為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服虔曰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緘也緘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以喻元帝葬用帊幦茅裹尸也

是以隋珠明月無益驪山之火搜神記曰隋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珠以報其德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牧兒亡羊羊入

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

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輙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朓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李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　此章喻梁元被戮不以人君之禮葬也江陵之敗遭岳陽之詰辱命傳準以行刑一囊之土罰甚桐棺一乘之車殉同鮮葬嗚呼生為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對驪山以興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葢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陣氣雲鋪水經注曰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

治也昔魏將黄祖所守遣董襲陸統攻而會之彌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遥望衡山如陣雲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師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陸法和拒之立七勝之城鎖江斷峽也

非綠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後漢書劉玄傳曰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荆州漢書英布傳布友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喻任約謝答仁等本侯景之黨也哀江南賦云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皆謂拔逆黨以攻蜀也與此同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徹禁兵以配之又於獄拔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以助陸法和是也　此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雖有閒墻之隙然本兄弟之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也蜀亡而楚必隨之忘宿憤以結新讐驅叛徒而抗骨

月王琳以藉盛師徒而還之嶺外法和方大聚兵艦而復阻襄陽是以魏師卒至俛首係頸雖任約在外答仁請從帝豈能推腹心於彼耶宜其有江陵之敗也與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

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戰國策曰秦東有崤函之固韋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安本故秦地江陵平男女盡俘入關故云

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

遼東寡婦未詳疑謂蔡文姬没于南匈奴為遼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因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是以流慟所感還崩

杞梁之城 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此章喻江陵之陷殺傷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别離如杜甫被害王褒獻俘男女盡為入關弱小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壞杞城也

葢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 史記曰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衆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陰

謀累葉必以凶終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史記曰李陵拜騎都尉天漢二年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可千餘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救兵不到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晉書曰陸機為長沙王乂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將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故稱平原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此章喻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買臣敗績王褒俘虜似蘭山之箭盡杜猷兄弟若河橋之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

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陸士衡文賦云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張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此云營魂即營魄也言心府間魂魄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燐亦名宵飛

時遭獵夜之兵

晏子春秋景公畋于梧丘夜夢有五丈夫稱無罪晏子曰先君靈公畋五丈夫駭獸斷其頭葬之曰五丈夫丘

或覽空亭之鬼

後漢書斄亭有鬼數殺過客王忳除郿令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遊徼者也明旦問

遊微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寃魂射聲校尉漢武帝置光武建安七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工射者也夜中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為買空地悉葬其主者設祭以祀之

廣漢集作莫非郡之陰寒偏多夜哭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葬埋由是即絕謝惠連祭古冢文云射聲垂仁廣漢流渥是也廣漢俗本作廣莫以漢字轉寫誤漠漠復誤為莫也王隱晉書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王融策秀才文云棘林多夜哭之鬼也　此章喻戰爭之後殺傷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

於平林傷魂遊於新市意同

蓋聞江黄戎馬之徼鄢郢風飈之格江黄鄢郢皆楚地也江黄春秋時嬴姓國名左傳江黄道栢皆弦姻也後為楚所滅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宜城故鄢又郢楚别邑故郢文選凡猋字五臣本皆作飈疾風也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言江黄鄢郢之間遭亂離也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左氏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及乾谿之辱蔡公使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又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列異傳曰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張揖曰雲夢在南郡華

容縣　此章喻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哀江南賦所謂石望夫而逈遠山望子而逈多者也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絶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　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廹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又云飄飖兮若流風之迴雪

是以樓中對酒而緑珠前去　晉書曰孫秀使人求緑珠石崇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矯詔收崇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緑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注云

楚漢春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此章喻江陵覆亡貴人妻妾盡被俘擄今時離怨平昔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傾愛妾何在綠珠則已墮吹樓虞姬之闇歌夜帳矣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

左傳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孔叢子子貢曰馬奔車覆　此章喻梁之興亡皆由武帝一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而興既使百姓待命及夫納侯景而亂復令天下傾心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是以武陵僭號蜀國既亡湘東雪讎江陵復敗蕃屏既已無餘枝葉又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逼一州敬帝南還終悲易姓譬如馬奔毛動舟覆物沈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摽左傳哀十二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杜預曰摽擊也是以楚塹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楚塹謂江陵也吳宮謂建鄴也遊魚歸燕信自謂也越絶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此章喻大梁之亡如哀秋摇落江陵潰敗嗟楚塹之既填建鄴凋殘悲吳宮之已火已遂無所依歸也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横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百餘

人皆死
獄中
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史記高祖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又韓信傳曰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時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王逸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莊子庚桑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流磻平皐　此章喻已入魏之後束手受困雖有八俊之名三傑之智無所用之如猛虎長饑之候神龍失水之時也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淮南子曰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曰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無水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以紅間綠不能無弦

而射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是以樊籠之鶴寧有六翮之期骫髒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　此章喻己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讎仇而身無權藉有如樊籠之鳥豈望奮飛又若骫髒之馬已曾弊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傳曰非我族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袁宏後漢紀耿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乃整衣拜禱飛泉奔出謝惠連雪賦曰寒風積愁雲繁此

章喻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有云終日無覩但見異類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是以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盖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 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白羽左氏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

離家析里悽恨撫膺 列子曰撫膺而恨膺胸也

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荊西河果入秦

荆軻之别燕市

悲不自勝 史記曰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荊軻西刺秦王為秦所殺 此章喻巳家本江陵播遷秦地如許遷白羽趙虜房陵鄉關之思彌殷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西河荊卿之悲燕市子山之哀江南有旨哉有旨哉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 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

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引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蘓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

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已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雀航中方愧投戈之日青油幕底遂踞斷袖之賓及夫右衛將軍復闢康公之館中丞御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幕裔雖復群公歎至才子爭交而平生之灌夫幾人門下之任安安在矣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

史記曰莊舄故越之細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

書曹參傳曰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還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以秦禁其業而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官秦禁其業留秦非其好也

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羇旅之臣

左傳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二子敗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晉國本在太原晉陽縣燮父改之曰晉此云晉陽當謂晉也思歸之客疑即鍾儀事注見哀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二年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杜曰羇寄也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

是以親友會同

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

此章喻己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並王襃不遣此子山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也

葢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

述異記曰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　此章喻己哀傷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實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據鞍之情吾無望矣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耿恭之悲疏勒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以恭為戊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攻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没三月至玉門惟餘士二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班超之念酒泉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門關屬燉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是以韓

非客秦避讒無路

史記曰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　此章喻己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及夫陳勒不還酒泉何望身羈長安韓非將死於秦路心存建業信陵終念於魏邦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

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人曰子胡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

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傳曰鶉烏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鵲牝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鵪之屬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知命者不憂貧也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

後漢書注曰第五頡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

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

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　此章喻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憂特不我與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士垂名孤竹而子山已餐周粟矣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　論衡曰胸內無學猶手無錢

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於西唐山中

中年之甯越徒勞不眠　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

師也　此章喻已文籍滿腹不直一錢故云高鳳無故棄麥寗越徒勞不眠傷其大節已虧文章究何補焉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見論語）五步之内芬芳可録（說苑曰十步之内必有芳蘭）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漢書地理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交州合浦郡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孫權黄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産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曰垂明月之珠顧微廣州記曰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龍門死樹桐也注見上咸池黄帝樂名　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南國譬之蚌枯而珠在樹死而曲存此心終為梁也）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荀息聞

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毀九層臺

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

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高誘曰千鈞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百尺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

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尚書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韓子曰夫龍之為物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攖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此章喻已多危慮也百尺加九碁之上千鈞豈一木所支截茲虎尾將必咥人傷彼龍鱗

終遭其怨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宓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則善習惡則惡鮑白卯反

白羽素絲隨其所染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

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此章言人逐物遷性有如香臭隨時玄黃代色已所習染雖則臭若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日猶足自奮也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子虛賦曰楩柟豫章郭璞曰豫章大木也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溫舌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七年枕樟乃可分別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琴操曰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幽蘭也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漢書地理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按秦法十里一亭以會稽名吳故云吳亭　此章喻已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豫章豈曰凡材芝蘭實為香草求其真實則荻蒿自埋賞彼虛聲則竹箭將盡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淮南齊俗訓曰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

干將補履尤可傷嗟劉向說苑曰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楚辭曰秉干將以切肉王逸曰干將利劒也利劒宜以為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用割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為僕隸之徒非其宜也子山自喻在魏周如明鏡所以照形今乃用以蒸食干將所以示威今乃用以補履亦失其志也

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為武騎漢書曰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沙史記賈誼傳曰天子議以賈生任卿相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

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此章喻已在魏周不得其所也位望雖高時有長卿之意恩禮並至猶懷汨羅之心用明鏡以蒸食取干將而補履相如作賦止為武騎之官賈誼多才不過長沙之傅而已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見莊子暴虎馮河見論語是以輕則鴻毛沈水重則磐石淩波　抱樸子曰重類宜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此章喻人隨時重輕惟得勢假威故能乘空禦險或則鴻毛不勝或則負山餘力今已亦失勢之時威所不假者也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　史記曰項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

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

風神自勇無待翹關

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過於孟賁足攝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李善注引列子云招與翹同

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

左傳作劌史記作沫史記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許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堂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又按左傳公賜季

友汶陽之田夾谷之會孔子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杜預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　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見秦王既奏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因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璧歸於趙　此章喻已使魏之後不能奮積辱之志也梁元帝有返齊侵地之心已觸魏怒庾子山無擊璧睨柱之勇早辱秦庭既意氣之可干傷風神之遂屈以致一忘楚操漸食周薇曹柯之盟豈可庶幾相如奉璧不得復反矣

蓋聞卷葹不死誰必有心　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甘蕉自長故知無節　南方草木狀曰甘蕉望之如樹珠大者一圍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

許花大如酒杯形如芙蓉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有類羊角名羊角蕉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又有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之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異草木有甘蕉本

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必遭其睡也

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禹貢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郭璞山海經注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山海經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有鳥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

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此章喻已在魏周如宿莽之傷心比巴苴之無節珠在蚌中即異驪龍之頷穴雖巢雀終非鳳皇所居也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浚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是北邙為晉陵言魏衰晉盛魏君不能削北邙之高猶梁衰陳盛也穀洛之鬬周王不能改周語曰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喻梁朝之衰也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乃率子孫叩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精衛何禽欲

銜石而塞海 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烏市一名寃禽 此章喻陳盛梁衰霸先方起似晉帝北邙之高梁室將亡擬周王穀洛之鬬方之愚叟豈可移山如彼寃禽焉能塞海也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左傳曰崔氏滅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欒高陳鮑之徒殺慶舍慶封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昭四年為楚靈王所殺玉杯言富而嗜酒也 子思銀佩美虞公之垂棘 桓寬鹽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左傳僖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僖五年云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此章喻不義而富不如樂道而貧慶封因富嗜酒遂爾亡家虞公以賄先書因之失國今已自入魏以來祿位雖高恥辱彌甚願為貧賤而不可得也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

漢書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亦見續列女傳

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春秋時晉公族有羊舌氏左傳閔二年云晉伐皐落氏羊舌大夫為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為大夫此人生職職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為羊舌四族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此羊舌之族所自始也事見春秋正義云先知滅門者按左傳序叔虎之敗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伯石之敗傳又云初叔

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忘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黰黑名曰玄妻后夔樂正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叔魚之敗晉語云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羊舌之母蓋嘗三言而三當馬列女傳稱羊叔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為羊叔姬盜羊之事藉叔姬之言埋而不食為防害遠疑矣滕王序

云自傴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母嚴嫗叔姬自喻其母之賢明也　此章喻庾氏世德及已而衰如水因流激而源濁木為枝敗而根傷厥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言盡識其敗汚吾世矣負阿母矣見子山蒸蒸色養之義焉

益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

漢書東方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吐脣吻左傳子革曰摩礪以須說文曰帶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

臨風扇毒

後漢書西域傳曰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無一全也

向影吹沙

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氣所生也洪範五行傳曰

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抱樸子曰有短狐一名蜮
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
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口中有横物角弩如聞人聲緣
口中角弩以氣為矢因水射人中者即發瘡中影者亦
病不治殺人又沙虱與射工相似皆殺人以火炙燎遍
身則此蟲墮也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如鼈三足
今俗謂之水弩也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是也博物
志曰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
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
殺人今鸂鶒蟲溺人影亦隨所處生瘡

是以敬而遠之

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爾雅

吁可畏也鬼

豻有五爪

曰豻狗足郭璞云脚似狗也

有一車

周易曰載鬼一車　此章喻入魏之後歷經險
阻見宇文揚氏諸君易姓而興晉護滕逌之屬
爭權相殺扇風射影如鬼如豻子山
雖蒙欵至然羈旅之臣皆可不與也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歸老氏則衆有皆無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太史公曰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之以為利無心以為用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言世事任虛船吾心求令德思江海之士細萬物而獨往讀道德之經貴虛無而自得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言已羈旅長安

也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翰曰四關謂長安也此云三關亦謂長安按西魏都關中漢書項籍傳曰三分關中立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以關中之地曾為三秦故云三關理物論曰秦築長城楚辭曰羈旅而無友生王逸曰遠客寄旅孤單特也

是以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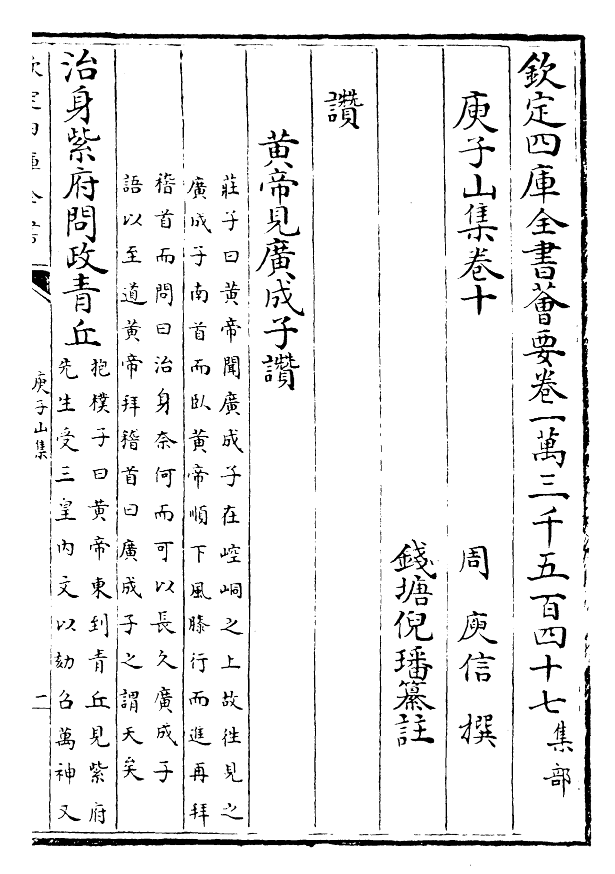
史記曰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徐廣曰檥音儀一音我駰案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鄒誕本作様船

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

漢書蘇武傳曰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　此章喻巳思歸雖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楚國已亡江陵絶無歸路陳武帝有嬀既育建業豈復為家岳陽固有深雠空存㨿㭊石頭無非篡逆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好流寓各歸庾信王褒雖惜而不遣乎然終甘於漢之陵律也

庾子山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七　集部

庾子山集卷十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讃

黄帝見廣成子讃

莊子曰黄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黄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

抱樸子曰黄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名萬神又

曰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東方朔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司馬相如烏有賦曰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東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龍湖鼎沒丹竈珠流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鬚而上者七十二人魏地土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郊祀志曰少君言上祀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者黃帝是也

踈雲即雨落木先秋　莊子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即莊子云黃帝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是也

堯登壇受圖讃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緑色登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論語考比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見五老入於河一老曰河圖將来告帝期又一老曰山川魚龞荷聖恩又一老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於昴

登壇洛汭沈玉河湄

許慎曰水涯曰汭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揺落言帝堯築壇洛水之涯臨河沈玉也

丹圖馭馬緑甲乘黿

鄭康成以為河圖洛書黿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説龍馬銜甲赤文緑色甲似黿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

之度帝王録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

榮光上幕休氣連帷

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康成曰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

雖存克讓於見文思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

舜舞干戚讚

尚書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

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周禮凡樂有一變至九變虞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先齊七政更服三危

虞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書又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安國曰三危西裔括地志云三危山有

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

朱干獨舞玉戚空麾

尚書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郭璞曰舞持以自蔽翳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也

南風一曲恭已無為

禮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恭已無為見論語

禹渡江讚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命利害之經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禹貢曰三江初入史記索隱注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陽江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為中江又東為北江孔安國曰有北有東南可知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史記曰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按山之深處為谷故詩云高岸為谷是九山得稱九谷矣

風飛鷁涌水起龍驚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樂天知命無待憂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即禹所謂受命於天生性死命之說也

危舟遂靜亂檝還平漢書師古曰檝所以刺船也

湯解祝網讚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為此者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者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

連珠兩起合玉雙沈穀為祥樹桑成樂林

史記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修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尚書孔安國傳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左氏傳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

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濩別名也

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文王見呂尚讃

史記曰呂尚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言歸養老語出孟子垂釣西川西川渭濱也岸止磻石溪惟小船

酈元水經注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

淵有石室盖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

風雲未感意氣怡然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未遇文王之時釣此磻溪其意氣怡然樂也

有此相望於茲幾年望謂太公望也

武丁迎傅說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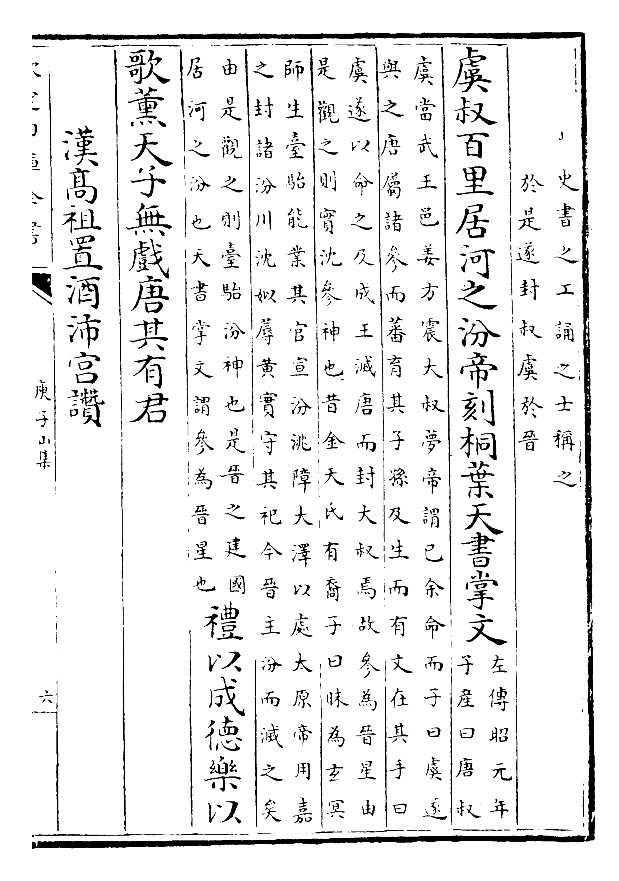
史記曰帝武丁即位思復殷而未能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傅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

虞田路斷辭澗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皇甫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圖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說傅巖謂之傅說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言虞虢之界也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左傳昭元年子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遂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是晉之建國居河之汾也天書掌文謂參為晉星也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書曰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名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名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讚

後漢書翟酺上言曰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注云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

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此讚聚書當謂是矣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 劉歆七畧曰漢武帝開獻書之路一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史記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曰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柱下史

秦儒出谷漢簡吹灰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隸國人多誹乃名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填之以土皆終命顏師古漢書注曰今新豐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漢簡吹灰者謂求之於秦人灰燼之餘也

芝泥印上玉匣封來 言漢時得書皆金繩玉檢也

坐觀風俗不

出蘭臺續漢書曰蘭臺令史六人秩六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袁盎諫文帝讚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之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大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字或作爰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紜漢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詩曰六

轡在手峻轍危行謂下峻阪也跡迴松坂山叙疑作斜柳城松坂峻坂也水經注曰霸水西巡嶢關北歷嶢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龍淵劍名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又三輔黃圖有龍淵廟在茂陵東華蓋天子之蓋也崔豹古今注云黃帝所作又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藂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駮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賢臣攬轡可謂忠貞賢臣謂袁盎也

朱雲折檻讚

漢書曰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

御任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上書直諫有忤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頼將軍應從御史者謂上怒御史將雲下也翻頼將軍者謂

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乃得免也

周公戒伯禽讚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

伯禽居魯嗚王來朝周公政治為國風謡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讚

皇甫謐高士傳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鐮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沈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王祥扣冰魚躍讚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性至孝後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雙魚躍出持之而歸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塞寒流精誠有感無假沈鉤二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讃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

報將加終為楚相卒享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高鳳好學專心不迴流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渡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黃石公讚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韓破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求賊甚急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

旦日視之書乃太公兵法也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史記曰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兵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師尚父授丹書讚

竹書紀年曰紂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又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得皋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

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授尚書命曰台佐昌者子文王夢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不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尚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既下丹書已陳自論秉鉞長別垂綸獨有磻石留名渭濱

榮啓期三樂讚

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夫子見程生讚

子華子孔子贈篇曰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道相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

又顏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
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
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亦見韓詩外傳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揚共美賢
聖同羈陳詩難別贈絹傷離

鉏麑見趙盾讚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
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
槐而
死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又曰將適公所以書思對命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蔡澤就唐生相讃

史記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

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足矣後西入秦説應侯秦昭王名見與語大悦拜為客卿

蔡澤覊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李陵蘇武别讃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蘇武字子卿使匈奴二十年不降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不忘之志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别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别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讚

漢書鴻門之會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劒切肉食之項羽曰復能飲乎曰臣死且不懼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厠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樊噲為臨武侯

樊噲將軍漢王東右不憚鋒刃何辭卮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

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上師古曰霸水上也即今所謂霸頭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

持謝范增惟留玉斗

漢書高帝

紀云使張良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秦穆公飲盜駿馬讚

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剋晉乃獲惠公以歸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矣於是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鶴讚 并序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周書有傳注見墓誌銘布弋設罝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

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絶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為讃天子周明帝也時子山為司憲中大夫九臯遥集三山迴歸毛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漢書郊祀志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華亭别淚洛浦仙飛語林曰陸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見世説注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不妨離繳先遭見羈離平聲説文曰繳生絲縷也籠摧月羽弋碎霜衣月羽霜衣言鶴之白也塞傳餘號關承舊名幽明録曰陶公在尋

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梁元帝表臣自擁旄鶴塞昭明荅湘東書掩鶴關而高臥

南遊湘水東入遼城

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乘白鶴飛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廓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廓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嚴閉

戰國策莊辛曰奮其六翮而凌清風楚辭曰虎豹九關言天有九門無可訢究也

相顧哀鳴肝心斷絶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

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
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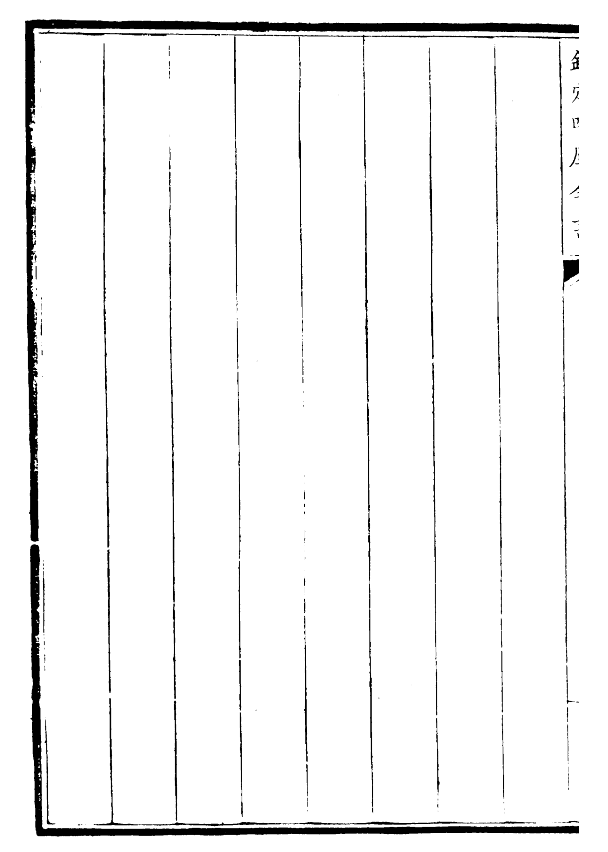
庾子山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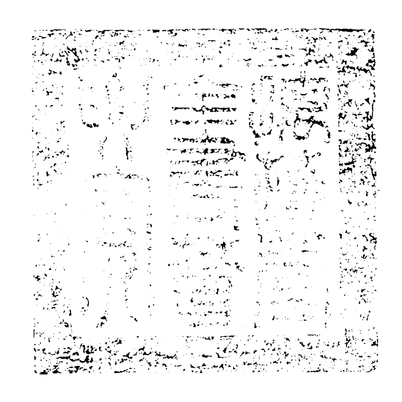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第六頁後二行數十萬之衆遂降秦刊本遂上衍衆字今删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貪惏無饜刊本惏訛琳今改

卷十第十二頁後八行士不中道相見刊本訛作士不中間見據韓詩外傳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秦穆公飲盜駿馬讃刊本公訛王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庚子山集卷十一
二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四十八 集部

庾子山集卷十一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文 序 傳

答移市教

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輙削焚其

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

況復德總郇周聲高梁楚郇故國名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汲郡古文曰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黜是爲郇叔又云文公城郇臣瓚云在晉之境內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班彪北征賦曰息郇邠之邑鄉邠周地也貨殖傳曰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

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晉書曰苞

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聖德謙虛未忘諠湫左氏傳曰湫隘囂塵杜云湫下也子小反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國西閭門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賣卜屠羊請辭新闠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又三輔黃圖曰司馬季主卜於東市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崔豹古今注曰闠市垣闠市門也而交貿之黨好留繼岐之

衆難遣廣雅曰貿易也史記周本紀曰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索隠曰豳即邠也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文

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書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以正月辛卯朔推之當是四月二十二日來聘二十七日移文也下篇云大司馬齊國公知是齊王宇文憲所移也高氏受東魏禪國號曰齊時河陽爲彼所屬故移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陝西總管齊王憲也憲本傳及碑文云天和元年徵還雍州牧雍州陝西也自疆埸卧鼓邊鄙收烽義讓之行未能期月孔城誨盜即值苞藏周書云天和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通典云河南府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縣東南左傳鄭行人子羽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是以板載之師須時而以白安封域非求拒防詩云縮板以載博物志曰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雖復風塵蹔接旗鼓無侵五將即迴雙崤已靜李陵答蘇武書云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曰雙崤望河澳以崤有二陵稱雙崤矣始奉朝旨獲彼移書令受叛城使迴軍實傳曰以數軍實想彼邊司已奉處分既有此還輙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遲能速報盟且不渝隣境相善顧瞻原野幸甚實多故移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

陽執事周書云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自拭玉繼書通關去傳儀禮曰賓朝立東西面賓人北面坐拭圭鄭注賓使者拭清之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言周齊通好也周書天和四年四月齊遣使來聘是也實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漢書顏師古注云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使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也尚書武成篇曰歸馬華山之陽孔傳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之不復乘用過茲禦客或慢重扃周易曰重門擊析以禦暴客說文曰扃門之關也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司疆司疆場之官謂齊將獨孤永業也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言君方修好而臣有貳心上行和順而下獨乖戾蓋責之也國家以邊鄙

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謂齊煬王憲也武成二年封齊國公天和三年拜大司馬憲爲太祖宇文泰之第五子武帝之弟也駕馭孫吳驅馳貔虎孫武吳起也述異記曰貔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反鄆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春秋隱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有郁郎亭九年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鄆杜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昭元年傳云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趙孟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縮載之畢前旗已迴詩大雅綿云其繩則直縮板以載毛傳云繩謂之縮釋器云繩謂之

縮孫炎曰繩束築版謂之縮郭璞云縛束之也彼國兵馬不防彼國謂齊也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左氏傳曰猛也殿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殿丁練反後軍也建旌疊疑作壘上未及五申安鄴城防先驚七伏史記曰孫武子三令五申之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云爲伏兵七處也當時鋒刃或膏原野漢書師古注曰鋒戈戟刃也又蘇武傳衛律曰空以身膏草野班固東都賦曰原野厭人之肉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令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後漢書曰温序爲隗囂所殺喪到洛陽賜城傍地爲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上書乞骸骨歸葬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

領納宿無鬬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左氏傳曰潁考叔爲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方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左傳文十二年曰乃皆出戰交綏杜注云古名退軍爲綏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曰魏武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却也詩云誰生厲階

移虜留使文

周書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按武帝母皇太后叱奴氏以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至建德五年三月戊申祥文云入境以來國祥

甫遹至遣使相隨永敦隣睦知虜謂吐谷渾也吐谷渾遣使入境在建德五年二月癸遣彼使在次年春初建德六年正月所移也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遹自秋迄冬未申款接周書云建德三年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斌總釐庶政五月庚寅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線麻之節苫盧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

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皆令依禮建德五年二月辛酉皇太子斌巡撫西土討吐谷渾三月壬寅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祥知是吐谷渾遣使入境在於建德五年二月至三月祥是入境以來國祥甫過也又云自秋迄冬未申欵接知留彼使至次年方遣也

且狼星表邦嚴霜已戒

史記天官書曰五宮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黄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楚辭曰秋既戒之白露冬又申之以嚴霜

浮河亂濟長路苦寒

禹貢曰濟河維兖州又云浮於濟漯達於河又云入於渭亂於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史記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陸機詩云劇哉行役人慢慢恒苦寒言虜使入境以來初為國祥又以盜賊之警所以自春至冬未申欵接也

時當獻歲

維新三元告慶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三元元日謂爲歲日月之元也亦稱三朝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珪贄盈庭華裔參軫周禮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又曰以六禽作六贄鄭云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左傳杜注云諸華中國又姜戎曰謂我諸戎四嶽之裔冑也杜云裔遠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參軫言多也式觀盛禮洽此嘉讌陽和既動澤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

序

趙國公集序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字豆盧突幼聰頴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武成初進封趙國公建德二年進爵爲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皇甫謐曰舜都平陽虞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孔安國曰石磬也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說文曰筠竹皮也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宋玉曰陽春白雪桂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横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左傳哀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譬以雲霞

赤城之巖千丈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

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史記有天官書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三輔黄圖曰明堂之制舜曰總章

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語其細也則鷦巢蚉睫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此云鷦巢鷦疑作焦焦蟊謂焦螟虫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麽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張湛曰麽亡果反細也字書云麽小也

豈直態態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態態一作態羆陸璣疏曰態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

熊白熊史記天官書説歲星云熊熊有光按下文燄燄從熊熊爲是楚辭增城九重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洛誥曰無若火始燄燄孔傳云燄燄尚微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宵飛南斗句即豫章記所謂豐城劍氣光於牛斗者也劍卒化爲龍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史記曰屈原被放至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者蘇武李陵生於别離之世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歸漢李陵字少卿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鬭矢盡遂降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詩品曰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

此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虫篆刻其體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建安獻帝年號太康晉武帝年號也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抱荆山之玉矣二語出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說苑曰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虵銜明珠徑寸絶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漢書曰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學記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 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

大雅扶輪小山承蓋詩序曰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又曰風翊翊其扶輪楚辭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傳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姓者十二人竹書紀年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史記正義曰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皇甫謐曰黃帝生於壽丘長於

姬水因以爲姓國語晉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

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皇甫謐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史記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舉五教於四方事出左傳

況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昴大電繞樞黄帝之祥注見上文流星入昴帝堯之祥論語讖曰帝堯率舜游首山觀河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泒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黄帝子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爲君長魏平文皇帝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道武帝祖帝拓中原國號曰魏

兄弟十人分爲十姓十姓

謂後魏爲拓拔氏道武以沙莫雄子嵩宗室之長爲長孫氏至魏文帝以獻帝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氏爲周氏次兄爲達奚氏次兄爲伊婁氏改婁氏次兄敦丘氏改爲丘氏次兄俟氏改爲万俟氏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疏俗車焜氏改爲車氏是爲十姓見魏書及北史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焉魏十姓歎丘氏爲丘氏是也春秋孔演圖云孔子曰丘援律吹律有姓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於時天道西北既稟謀謨左傳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左傳襄十四年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此言進退皆從之也因以封名仍爲賜氏謂邈封營丘郡賜姓丘氏也與夫南公伯即有

連類宗則樂正非無準則以上與夫至準則似有欽文兼疑訛字未敢以意增改今照原本録之　曾祖雙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傳曰今河南城也漢書陸賈曰馬上得之亦將以馬上治之乎登庸之初昇槐論道尚書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傳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者將登用之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尚書曰惟茲三公論道經邦生則絶席武宫死則配祠清室後漢張禹傳詔令禹舍宫中每朝見與三公絶席黄圖曰清涼殿亦曰延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爲將四代爲公太原王氏出自王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字仲儒居太原晉陽後漢連徵不至霸生

咸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祖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二子渾濟見晉書此太原氏族之盛也云三世為將者史記稱王翦子王賁王翦之孫王離又云今王離已三世將矣云四代為公者晉渾濟等是也

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匹也言太原本世胄之家夫人王氏來歸於我也禮有大宗小宗漢書曰擊鍾鼎食左氏傳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曰伉敵也儷偶也正義曰禮謂兩皮謂儷皮儷兩也故為偶伉者相當之言故為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偶又左傳懐嬴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杜注云匹敵也

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

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

得衛青上將張耳賢夫漢書曰衛青尚平陽主天文志云丈昌六星一曰上將青拜大將軍故云上將又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遊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户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營却日横雲之陣

曹瞞傳曰公軍渡渭爲馬超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築時天寒乃多作縑囊以運水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風

后握奇經有風陳雲陣　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曹植白馬篇曰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夫人宇文氏周文皇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漢書王太后第三女曰隆慮公主續列女傳曰趙皇后屬河陽主家學歌舞　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後漢書曰明帝遣使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式墓史記其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注云封謂益其土　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後漢書曰陳寵轉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

積數十年寵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北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黨在于是寵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久客思歸惟有東平之樹

皇覽曰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

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

北史云魏莊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武泰元年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謀廢立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于河陽即皇帝位是年改元永安

海水羣飛天星亂動

揚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

謂爾朱榮也北史云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等後復表請追謚無上王爲皇帝餘俱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舉賢如以前太尉江陽王繼爲太師以下是也誅暴如討

葛榮檻送京師斬於都市是也三年帝殺榮於明光殿帝卒爲爾朱氏所弑爾朱世隆立廣陵惠王羽之子恭是爲閔帝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北史云高歡渤海蓨人也普泰元年廢帝即位於信都西改元中興以渤海王高歡爲丞相二年爲大丞相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遜位歡立武帝永興二年高歡大破爾朱氏山東平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北渝盟東南敵怨謂周太祖宇文泰也北史魏武帝紀曰永興三年帝内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王政思統之以爲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帝出宇文泰遣李賢和等各領數百騎會帝於崤中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不及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迎過河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

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大赦是爲西魏高歡東還洛陽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周本紀云普回子莫那自山陰南徙始居遼西是日獻侯爲魏舅甥之國故曰舅氏既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謂高氏宇文氏後俱受命爲帝也河圖洛書帝王之符也左氏傳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北史云魏大統十六年東魏靜帝遜位於齊是爲文宣皇帝諱洋神武第二子也魏恭帝三年遜位於周是爲閔帝諱覺太祖第三子也高氏宇文氏並爲帝矣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荼炭輪之城旦下之織室闕河嚴隔三十餘年言周齊兩國爭彊東西否隔親戚流寓或致罪戾不得遣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黥爲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

城晝日伺冠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漢書刑法志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又外戚傳曰漢使曹參等擄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

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

言周齊彼此和親干戈少息也按周本紀天和六年齊遣使來聘建德元年周遣司宗李祭小賓部賀遂禮於齊是也函谷本秦函谷關周宇文氏所都漳濱鄴地齊高氏所都周武帝詔曰偽齊叛渙竊有漳濱是也

中山究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華音咸蒙禮送

中山二語言高氏廢帝自立魏之支屬皆留齊地會周齊和親乃許還其本國也下云崇等生還是魏周戚屬由是得歸矣漢書曰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為平帝後王莽即真遂廢帝又文帝紀曰周勃等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中山指靜帝為高氏所廢若漢平帝代郡指清河王子善見本高歡所立

若漢代邸此二帝之後向被拘囚今蒙禮送也 崇賓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恒山殺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鬱爲卿相班超絶域遂得生還爾雅曰北岳恒山張宴漢書注云恒山在常山郡西郭璞山海經注云雁門山即北陵西隃雁之所出因以爲名在高栁北地理志有雁門郡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注云鎩殘羽也言雁之殘羽不能飛也史記曰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坐法抵罪無何梁内史鈌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内史起徒中爲二千石位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班超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天和四年八年也武帝之至於新邑以上序賓崇兄弟二人自齊來歸也 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内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賔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莫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聲價已高風飈即遠方欲討論國耻申雪家寃横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言賔先崇死也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衛國興文子之慟者疑引衛公叔文子公孫發卒也漢書曰霍去病甍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勲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

年平鄴都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肖子孫茕生妻嫠室即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棨戟相臨西都賦曰玉階彤庭崔豹古今注曰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爲上郡太守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兩

杜齊名夾河爲郡漢書杜周傳曰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賔疾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後漢書馬援傳曰兄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援有誡兄子嚴書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莘人也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婦及家人夢之曰吾當生復可急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

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
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食
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
倦矣含棄絕人事躬親侍養不出户庭者十有三年畿
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
勵家人盡心撫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
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
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
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化青鳥飛去得膽
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已上序實卒崇充盡弟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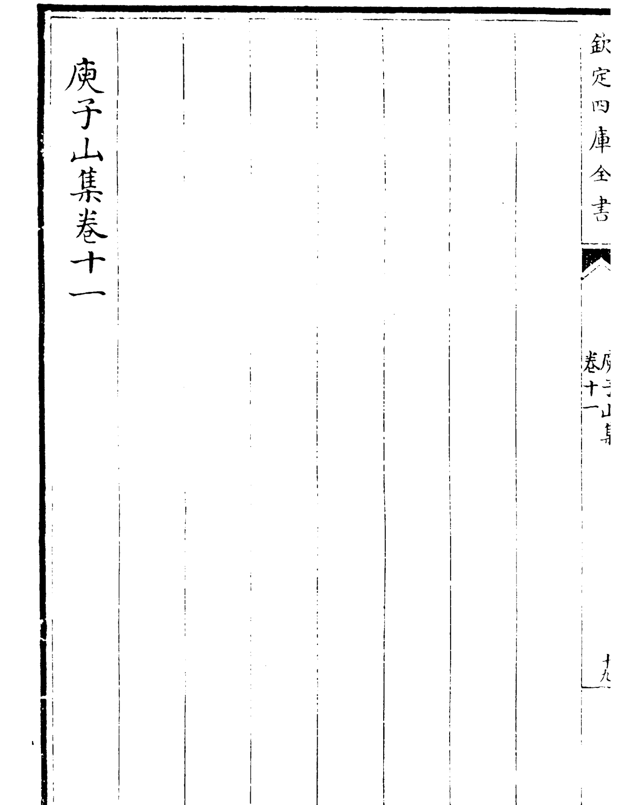
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
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今日後漢書班固燕然山銘曰焚老上之龍庭注云
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又耿
恭傳曰恭引兵據疏勒匈奴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

月食盡困窮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漢遣兵迎校尉遂相隨俱歸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士二人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閣但有誦書暧暧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高士傳曰任棠字季卿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身抱孫兒伏于户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欲諭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户欲諭太守開門恤孤也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後漢

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升車命御者褰帷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又曰鄭弘行春道車致雨有勑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内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致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勑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揚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荆州刺史偏蒙衮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晉書武帝紀曰太康

十年夏四月以陽平太守梁郴有政績賜穀千斛吳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益部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廵狩到南陽特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勑去襜露冕見此以彰其德 崇清淨爲政廉明爲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牆仍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袟緗素受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尚有公卿之辱 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 禮記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語其讐耻惟頋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忝身膏原野 漢書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

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但令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後漢書杜篤論都賦序曰故畧其梗槩不敢具陳注云便槩猶麤畧也



庚子山集卷十一